



徐则臣 (连载 20)

那孩子听话地把嘴咧大，露出上下一共四颗小牙。

“他叫什么？”初医生老婆眼神聚了一下光，板着脸问。

“平原。他爸爸姓周。”

有五秒钟，大和堂里寂静无声，那个叫周平原的小男孩转动脑袋把四个大人逐个看过去，撇撇嘴要哭。这里的气氛和阳光底下一点都不一样。

“哎呀，是袖袖，快进来。”初医生走过来，向平原伸出手，“这孩子真可爱，虎头虎脑的，来，爷爷抱抱。”

小平原一扭身抱住妈妈的脖子。

“叔叔，不好意思，”舒袖说，“平原很少出门，认生。”

“对，认生，”初医生说，他可能也没想过会遇到这种场面，“孩子都敏感。我身上药味也重。平原，你招呼袖袖上楼说话啊。”

初平阳嗓子发干，出口的声音

都涩：“你该提前告诉我。”

舒袖说：“平原，谢谢爷爷。”初医生老婆脸还吊着，阿尔巴尼亚抓着她的拖鞋尖，被她一脚拨拉到一边。

“阿尔巴尼亚。”舒袖说，转向初医生老婆，“阿姨，我带着孩子。”跟着初平阳上了楼。她知道初平阳他妈在想什么，散了，跟了别人，还生了孩子，还过来。所以她要跟初平阳他妈强调，她带了孩子。我带了孩子来，做不了什么的。

脚步声在上升，然后停止，消失。初医生坐在他的太师椅上摇着头。“多疼人的小东西，”他说，摸着滚烫的紫砂壶，“要是咱们的孙子就好了。”

“好什么好！”他老婆又哼一声，“要是你孙子，叫平原，跟你儿子一个辈分儿！”

阳光从阳台的窗户里照进来，初平阳终于看见在远处，花街的上空，在倾斜的教堂旁边，脚手架上走着很多人。昨天晚上只顾走路，竟然没注意花街上有了大动静；翠宝宝纪念馆，听着像个神话，而翠宝宝只是个传说。

“吃过了？”

“你就不能问点别的？”舒袖坐在长沙发上，儿子抓着她的左手大拇指，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初平阳，然后扭头看见了墙上放大的照片，初平阳在姐姐的婚礼上咧着大嘴笑。小家伙想，照片上那人的嘴比面前这个人的嘴大很多。

“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。”

“想问什么问什么。昨晚吃的是什；开车过来路好不好走；每天早上都几点起床；为什么把孩子带来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把孩子带来？”

舒袖低着头，把头发埋到耳

朵后面去。“没什么。我就是怕。”

“怕我？”

“怕自己。”

舒袖抬起头，眼圈已经红了。“我看过你写的每一个专栏，还有网上的那些文章，”她说，“你从来没怪过我。”

“都过去了。”初平阳说，“要怪也得怪我。都说一辈子漫长，其实时间过得很快，昨晚还想到2001年在椰林星诺喝酒，一晃奥运会结束都一年了。”

“椰林星诺也换了老板。”

沉默。

“看过一个专栏，”舒袖说，“叫《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》，她还在科罗拉多？没听你说过。”

“能说的都在文章里。”

小平原忽然在妈妈怀里嗅了一声，嘴巴和眼睛一样圆，看着初平阳。“平原”是初平阳取的名字。有一天舒袖问，要是咱们有了孩子，你觉得叫啥名字好？初平阳说，平原。要是女孩呢？也叫平原。都是“平”字，人家还以为你们是兄弟或兄妹呢。随他们怎么说去；我的“平”是辈分儿的“平”，他们的“平”是平原的“平”。好吧，你觉得好就好，就叫“平原”。这是几年前的事了？沉默。

“我自己的决定，我不怨天尤人。”舒袖说，数着儿子胖乎乎的手指头。孩子一岁了一岁，她数了一年，数一下在心里叫一声“平原”，“我知道我缺少一些你认为的那些好品质，比如坚持，再坚持一下的坚持。那段时间我实在扛不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干什么好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我爸在电话里吼，我妈在电话里哭。有几次我在未名湖边走，恍恍惚惚地就想走到水里去。我知道我也缺少我想要的那些好的品质。”

“不是你一个人缺，所有人都缺。”初平阳说，这几年不仅情感上的事他想了不少，世间的人和事他也尽力去琢磨；他把自己翻来覆去地推敲了个底朝天。“我们都缺少对某种看不见的、空虚的、虚无之物的想象和坚持，所以我们都停下了。我本可以再找你，但我也停下了。每个人都有一堆借口。”初平阳给舒袖倒了一杯水，他很想抱抱那孩子，但小平原的眼神十分警惕，对他来说，这个用低沉的声音跟妈妈说话的叔叔很可能是个坏人。“我们还缺少对现有生活坚定的持守和深入；既不能很好地务虚，也不能很好地务实。”

“你还留着短发。”

“习惯了，”初平阳摸摸自己的寸头，“耳朵遮住了我很不舒服。”

孩子开始哼唧，不安地扭动身体，两手在舒袖胸前抓。

“不好意思，儿子饿了，”舒袖说，“我得喂一下。这个点儿通常都有一顿。”

初平阳说好，你喂吧，我转过身。他坐到写字台前，翻看电脑里存的老照片。有半年时间没打开过这个文件夹了。这里的照片大部分是他们买了数码相机之后照的，还有一部分是胶卷相机照的，初平阳把照片扫描后存进来。他们刚到北京后租住的第一个地方，北大西门外蔚秀园里的一间平房；舒袖在一家南京影视公司驻京办事处工作的照片；后来他们搬到未名湖北岸的一间小屋；在北大校园里的照片，以及在北京各个地方游玩和与朋友聚会的照片。那时候很年轻。小平原在他身后哼哼唧唧地吃着奶。

(未完待续)

## 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74)



舒莞屏尽管身体孱弱，还是动手做事。他为五位“通嘴子”教习洋语，其余时间打开那叠“姜姓谱系图表”。这份繁复晦涩的图表留下了自己许多笔迹。他未曾忘记著者的嘱托：将它译为洋语。他几次尝试，最终发现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。一仰脸看到了架上的一个纸包，那是他从垃圾桶中捡回的一对小海雀。

空气燥热，像有一场暴雨悬在高处，迟迟不愿落下。敌人总攻的日子悄悄逼近，就像这场暴雨。大城池的湿润到了极点，人人缄默，脸色阴沉。憋儿说了为动员兵伍，大城池的一些卫士也要去东部，时下正在演训。“我也想到前线去。”憋儿这样说，又看看舒莞屏：“最大的事儿是护卫大人。”“非也。必要时，我们都会去沙场的。”他说。憋儿“嗯嗯”应声，摩拳擦掌，从兜里取出飞镖掂了几下，又放回去。

那份图谱译得缓慢。令人焦虑的时局让人难以伏案。冷霖渡窗一直没有亮起烛光。舒莞屏至午夜才会休息，但仍然没有养成凌晨不眠的习惯。真正昏晨颠倒的人，在整个沙堡岛上只有冷霖渡了。小棉玉告诉：冷大人的作息方式是官府幕宾时代养成的，因为大人遭过暗算，从此即和衣而卧，时时警醒，最后索性以昼为夜了。“大白天耳目众多，夜间才要大睁双眼。”说起往昔，她泪水潸潸，不知为了冷伯还是自己。

自“五微子”事件之后，舒莞屏没有去过沙岗，也很少见到提调。关于她的消息都从五位后生嘴里听到：随大公出行一次，又率人去了河东。东行对她是很重要的，她是以巡督身份前往大营的。在孤单的日子里，舒莞屏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多余人。见不到大公和冷大人，也听不到小棉玉的声音。

所有人都在为那场必要来临的大战做最后准备。除了河东，其他方向也非全部松弛，几天前憋儿传来一个讯息：捕蜚场沿河驻守的兵营与一股海盗交火，虽无大的争战，也伤亡几十人之多。“‘夜叉’，就是那个猎场女头领，这次也算立了小功，领人抄了海盗的后路。”就在憋儿讲述猎营争战的第二天，府前空地上传来车马的声音。他们被喧声吸引，走出门去。那里有两辆车和几匹马，四五个身穿甲冑的卫士。车上下来几个人。“啊，国师和提调！”憋儿低声喊着，他们犹豫是否上前，只见几个人簇拥着中间二人，正高兴地交谈什么。

小棉玉从冷大人那儿出来，直接来到舒莞屏这边。她一进门就让人感到了一股喜气。果然，她满脸欢欣讲了一个喜讯：河东那支新军突然发生兵变，大约有两个营的士兵深夜起事，冲出防地直接向南，与一支山勇合成一体。“这样一来，新军和青州旗营主力就顾不得进军河西了。这么快就瓦解了，真是谁都想不到啊！”小棉玉因为兴奋，脸上的一层绒毛闪烁着，呈微微的酒红色。

舒莞屏大为欣慰。他想新军哗变必有缘故，正想细问，小棉玉说出了原委：“原来新军中潜下了革命党人，那人在船上，不在，关东就开始游说了。新军是连、排、

营编制，其中两个营长叛了。你看，革命党人不费一弹，竟歪打正着，解除了我们的重兵压境！”“真是好极了。提调，我们真该好好感谢那位革命党人啊！他是那位北方特使吗？”小棉玉摇头：“是他下边的人。革命党人个个都是厉害角色，都有一张铁嘴！”舒莞屏心绪激越，在屋中连连走动，叹道：“真是了不起的人，了不起！”“不过人家革命党人却不是为了我们呀。”“为了什么？”“为建起自己的队伍。在此之前，他们除了一张嘴，在北方并无一兵一卒。”

### 六

一场豪雨下了一天一夜。水涨满，渠水奔涌，向着河流和大海的方向。大片蓼花被淹没了。舒莞屏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大水，阵阵惊异。水生植物和鸟类一起疯狂：仿佛茂长于一夜之间，鸟儿嘎嘎大叫扑扑棱棱，从密不透风的蒲苇和怪柳中、从大树披挂的苔衣后面呼号腾空。水鸟多到令人震惊。憋儿看着高空：“大水把它们的孩子和家淹了。”四蹄动物钻出来，仰天叫唤，钻到枝叶下边追逐撕咬。从未见过的海豹一般大、长了棕色眉毛和胡须的长臂兽爬出水面，把芫毛的头发往上拂几下，挑衅地看着四周，缓缓走向一棵倒木，喇喇爬上去，发出比竹笛和唢呐还要尖亮

的叫声。野猫飞蹿，跃上半空，在落地之前狠力抓住一只小鸟。远近水声召唤出各种动物。老鹰在高处俯视，有时悬定。在突然安静的一霎，两只、五六只或一整群海中巨兽逆流而上，睁大一双溜圆的眼睛，张开威风的长须，滚动憨浑的躯体，两只鳍把飘荡的枯枝败叶甩开。巨兽不知是海猪还是海狮海牛，或是别的什么，就像传说中的妖怪一早出门赶集似的，大摇大摆往前，把呛鼻的腥腥播撒得到处都是。它们仰游，故意将大得令人发怵的私处袒露出来，让人想起开春时震响在水汊河渠的嘎吼声。大兽鼻孔张开，将浊水和屑末一块儿吸进去，又闷雷一样喷出来。它们拍击和吐出的水雾在阳光下闪出扇形彩虹，令人震惊和惊叹。那些平时只想用弓箭射杀野物取乐的兵士，一时看傻了眼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长官顺势传令，要好生与海上蛟龙大蟒或水狮猛豹相处，不得打扰它们的欢喜。它们在沙堡岛上怀了身孕，繁衍出一群群小崽儿，在巨涌翻腾中长成牛头马面河狸子相。武士男儿从这势不可挡的嚎叫中，感受罕有其匹的豪气和威猛，焕发血性奋勇杀敌，把矛戈打磨得锋利。他们将酒喝足，将喜欢的人儿生搂硬抱，将无限烦恼忘个干净，什么欠账和除下的粮秣银两、世上恩怨，一股脑儿抛开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28)

县委大院离政府不远。温如风年前被人抬来时，就放在那里。这家伙懂得县上县委书记官最大，当时就雇人端直把他抬到县委门口横着了。他顺着政府院墙，朝县委门口走。那里也吊了四只大红灯，两扇铁门同样严丝合缝地紧闭着，连朝进瞄一眼的缝隙都没有。他想总是来了，得探听点虚实，就敲了敲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孔。窗孔倒是拉开了一点，里面歪着半个很胖的脑袋极不耐烦地说：“敲啥敲啥敲啥？”他又介绍说自己是北斗镇的干部，没等说完，那人就躁了：“领导都不过年了？寻情钻眼也不看个时辰！”说完哧地把铁窗滑上了。他把四周打量了打量，仍是只有几条游狗在打着转圈地相互纠缠，大概是吃饱了，都唧唧哼哼的，很是缠绵。

他总算感到了一阵轻松，从种种迹象看，温如风还没到县委和政府来过。不过他立即想起年假是放到正月初七的。人会不会在初八突然出现呢？他很快住了下来，准备明天一早去拦人。他浑身冻得有点像筛糠，房里也没暖气，就打了一盆滚烫的水，烫起脚来。刚把冻得跟生铁板一样的脚端在热气上蒸着，南归雁就给他发来了信息：

北斗：辛苦了！今晚务必要找到温。明天是新春后第一天上班，不能让他再到县委胡闹。镇上已臭名在外，千万不敢再雪上加霜。归雁

这样的短信今天南归雁都给他发好几条了。

县城虽小，可大小旅馆不少，这阵儿到哪里找去？但南归雁的指示，还是让他坐卧不安。泡完脚，他又到离县委比较近的地方，查看了几家私人小旅馆。人家见他不住店，又不是派出所的，就几句话把他打发走了。也只有明天一早到门口堵人一条路了。

心里搁着事，一夜都没睡好。五点多他就爬起来，随便抹一把脸，端直去县委与政府接壤的地方候人去了。雪是停了，可风跟刀一样刮削，尤其是在丁字路口的风道上，把他冻得穿一件三十五块钱的假黄军大衣也不顶事。他用围巾包着脸，上下牙直磕磕，清鼻涕流。从凌晨五点等到八点多，上班的倒是陆续来了不少。由于需盯着两个大门，他就不得不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。双脚冻得直在原地小跑，过路人看着像是遇见了疯子。直到十点多，县委院子拥出一帮人来，中间走的正是王中石书记。这时候，他最怕老温突然从某个角落猛扑上来，扑通跪下，状纸朝头上一顶，像唱戏。告状人自古至今都沿用的这个套路。他恨不得把眼睛撕裂了，四处乱打乱看着，直看到王书记带人走进政府大院，说是给各部门拜年去。只听院子里一片欢腾。但温如风始终没有出现。他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却也没有掉以轻心，直到一小时后，王书记拜拜结束，一大群人又从政府大院倍感振奋地送出来。王书记还专门到十字路口慰问了站岗的警察，又去医院看望了医护人员，然后才回县委大院。他一直跟着，就怕温如风突然闪出来。终于什么也没发生，他才在附近一家餐馆歇下来，要了几个水煎包子，边吃边继续观察动静。

中午机关休息时，他给南书记打电话报了平安。说王中石书记都在大街上出现了，要告，那是再好不过的机会，可温如风没有出现。只听南归雁在电话里说：“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，不定就会生出啥大事来，必须盯紧。你就在那一带游动着，我再派一个人来协助你。”他还问了他老母亲的病情，南归雁沉重地说：“人已不在了！”他说了几句节哀的话，然后就按照要求，在附近一家小旅馆开了房。那房的窗户，刚好能看到两个大门口的动静。第二天，南书记又把招商专干调来，两人轮班在那儿守着。

真是见鬼了，他们守了三天三夜，都没见老温闪面。

他还专门去医院找了一趟陈院长。

陈院长给他提供的消息更让他惶恐不安，温如风初七晚上来找过他。主要是想让医院开证明，说他脑袋打坏了，里面老嗡嗡响，走路两边歪，身子不平衡，落下残疾了。陈院长还开玩笑说，大雪天，没有人走路不两边歪的。问他下体情况，他说勉强能尿。陈院长说：“性生活也正常了吧？”温如风咧咧嘴一笑说：“把人打成这样，还有那心思。”陈院长又说：“该过的性生活还得过，那也是恢复身体机能的一种方式。”温就笑了，缠他半天，非要开脑残证明不可。陈院长说：“那需要进行很复杂的医学鉴定，不能随便开，开出去就成了法律依据，要关人的。”温说：“我就是想把害我的人关起来！”陈院长告诉他：“我们给你提供的那套病历，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只要找到凶手，伤害罪绝对逃不脱。”可温如风偏要开个更狠的证明，说告起来费劲些。陈院长始终没松口，说你脑袋里边问题不大，别瞎折腾。还问他，年都没过完，到哪儿告去？温如风在大风地里摆了一句：“穷人家哪有年个咄！”

(未完待续)